

自我赋权之路

——20世纪美国黑人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



唐红梅 著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中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国家特色专业建设成果

自我赋权之路

——20世纪美国黑人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

唐红梅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我赋权之路——20世纪美国黑人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唐红梅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622-5493-5

I. ①自… II. ①唐… III. ①美国黑人—女作家—小说创作—创作研究—
20世纪 IV. ①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7038 号

自我赋权之路

——20世纪美国黑人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

◎唐红梅 著

责任编辑:叶 莉 李郭倩

责任校对:王 胜

封面设计:熊耀辉

封面制作:胡 灿

编辑室:第五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4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瑜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28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海军工程学院印刷厂

督印:章光琼

字数:230 千字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4.5

版次: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26.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前 言 /



20世纪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取得了巨大成就，作品不仅多次获得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s)小说类和诗歌类奖项，而且还在1993年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作家——托尼·莫里森。20世纪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所取得的成绩产生的影响，不仅推动人们认识、研究黑人女性文学，还进一步提升了人们对黑人学研究的重视程度，尤其重要的是，对于黑人文化的发展而言，它则“标志着新伦理道德的可能性——‘迷路的神寻找回家之路’”^①。在20世纪，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涉及诗歌、戏剧、散文和小说等文学形式，如果我们以宽泛的文学定义视之，它还包括政论与时评文章，但是，在这些丰富的文学形式中，成果最多、成就最大、最富有代表性的则是小说创作。

黑人文学的创作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英属殖民地时期，而黑人作家的

^① Houston A. Baker, Jr., *Workings of the Spirit: The Poetics of Afro-American Women's Writing*,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 170. 引文中的强调为笔者所加。

小说创作则肇始于 19 世纪，最早发表作品的诗人和小说家都是黑人女性^①。黑人女作家的创作不仅构成黑人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在一定时期里，代表了当时黑人文学的最高成就。然而，学术界对黑人女性文学的关注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才开始，其中，黑人女性学者和作家的开创性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国对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介绍和研究工作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迄今，学术界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成果，出现了论述托尼·莫里森、艾丽丝·沃克和佐拉·尼尔·赫斯顿创作的专著^②。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进行 20 世纪美国黑人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整体研究不仅可行，而且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把握 20 世纪美国黑人女作家小说创作的精神价值内核，同时又能呈现不同作家创作的个性，是本人希望实现的研究目的。为此，笔者选择了文学叙事和伦理建构的关系切入这一研究。

在笔者看来，在种族剥削和种族隔离时期，种种对待黑人的制度和态度都奠基于黑人是肮脏、低等的这样的文化认识上。在这一文化中滋生的道德观念就将黑人视为道德低下，乃至没有人性。自然而然，西方对人与人的伦理道德关系和理想模式的探讨，就将黑人排斥在外，虽然他们的存在恰恰成为社会不公的最好证据。当种族不公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被废除以后，这种旧制度基础上衍生的旧伦理道德观念并没有一扫而光，仍然禁锢着人们的生活、思想和精神。

所以，针对维护白人种族利益的旧道德认知模式，黑人知识分子不得不起来维护自己做人的权利和尊严。在这一文化斗争过程中，文学创作成为黑人作家的有力武器，为他们提供了思考和再现黑人和白人伦理关系的想象空间。黑人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来建构维护黑人道德尊严的新伦理道德观念，赋权自

① 菲利斯·惠特利(Phillis Wheatley, 1753—1784)是第一位出版作品的黑人诗人，这位出生在冈比亚的黑人女奴出版的诗歌奠定了黑人文学的基础。哈瑞特·威尔逊(Harriet Wilson, 1825—1900)是一位黑人女作家，她是最早在美国出版小说的黑人作家。其身份和小说《我们的老黑》(Our Nig, 1859)被小亨利·路易斯·盖茨在 20 世纪 80 年代重新发掘，引起了广泛关注。威尔逊的小说创作，将美国黑人小说创作的历史时间提前了。

② 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创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程锡麟：《赫斯顿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唐红梅：《种族、性别与身份认同：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托尼·莫里森小说创作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6 年版。

我，它包括肯定黑人自我的价值，展现黑人作为人存在的尊严和要求，描写黑人个体精神的丰富和多样，表现黑人对精神崇高性的追求。

其中，黑人女作家的创作表现尤为突出。黑人女性立足于个体的独特体验，一方面呈现了黑人存在的多元性，从黑人女性的角度展现了黑人面临的道德困境，以及黑人精神的丰富与道德力量；另一方面又纠正了黑人种族伦理道德建构话语对黑人女性屈从角色的定位，表达了黑人女性的自我诉求，为黑人群体建构更健全的新伦理道德作出了重要贡献。

她们对更加积极、健康、平等的种族关系和性别关系的定义与追求，对这种追求的肯定与赋权，为黑人女性、黑人群体的精神和道德自我赋予了“神性”，呈现了她/他们精神的美好、人性的光辉，推动了美国社会对黑人的重新认识，不仅颠覆了以白人为中心的种族主义道德传统，还颠覆了以男人为中心的父权制伦理道德思想，解构了黑人没有道德感、黑人女性只能屈从的刻板认识，为建构更为平等的种族关系、性别关系扫清了障碍，同时想象了能够建立更为积极健康的种族关系、性别关系的可能性，推动了平等基础上的跨种族、跨性别对话关系的建立。

所以，以伦理建构为中心，循着历史发展的时间线索，笔者相继选择了20世纪美国黑人女作家小说创作的几个重要时期予以关注，侧重分析了不同时期代表作家的创作，辨析了她们对伦理价值的追求和认识，进而探讨她们的伦理诉求如何通过文学叙事策略和方法来具体呈现，从而在她们各自的文学想象世界中打下了鲜明的印记。此外，因为文学创作本身是这些黑人女作家寻找自我价值、建构新伦理道德观念的重要体现，所以，她们的创作行为、作品跟时代风尚的互动关系，也是本研究关注的内容之一。

考虑到美国黑人女性创作在当代的发展还很少被学术界关注，同时也为了呈现20世纪美国黑人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整体性，本研究将关注的对象延伸到了后民权运动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黑人女作家的小说创作。

对20世纪美国黑人女作家的小说创作进行整体研究，虽然是一项具有学术创新性的工作，但是并不能由此就保证研究的成果达到预期的目的。尽管笔者进行了努力，但因为这一研究涵盖的内容太多，即使笔者选择了一个角度切入研究，仍然感到难以把握，加之笔者学术积累的不足和研究资料的匮乏，研究中一定存在不少错误。对此，笔者恳请并感谢各位专家批评与指正。

目 录

001 / 絮论：“‘迷路的神’寻找回家之路”

002 / 第1节 “迷路的神”

016 / 第2节 “寻找回家之路”

028 / 第1章 文学叙事中新旧伦理的斗争

029 / 第1节 “哈莱姆的荣耀”中新旧伦理的斗争

042 / 第2节 道德审判与自我评判

060 / 第3节 虚实相映的伦理建构

079 / 第2章 新伦理建构中绽放的激情

081 / 第1节 爱的起点与终点

106 / 第2节 黑人女性情欲的凸显

117 / 第3节 叙事共时性的呈现

126	/	第3章 新伦理建构中的种族自我
127	/	第1节 “实践的焦虑”与伦理关怀
137	/	第2节 伦理思考在创作中的深化
162	/	第3节 隐喻、声音与意义空间的多重性
177	/	第4章 伦理诉求的分化
179	/	第1节 新时期的伦理两难
182	/	第2节 特丽·麦克米兰：新时代新面貌
193	/	第3节 阿莎·班德勒：新时代旧问题
201	/	第4节 在情境“再现”中建构新伦理关系
208	/	结语
212	/	中文参考文献
216	/	英文参考文献
222	/	后记

绪论：“‘迷路的神’寻找回家之路”

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社会，人类产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正义取代了本能而成为人们行为的准则，而且人们的行爲也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道德的品性。^①

——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

1762年，卢梭发表《社会契约论》，谈到了追寻正义对于人类历史的积极意义。1995年，当代波兰裔英国哲学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在其论著《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Life in Fragments: Essays in Postmodern Morality*)中，系统论述了当代社会伦理和道德的重要性，他指出道德构筑了人类的存在之本。跟卢梭论著侧重于社会政治思考不同，鲍曼的论著更多地聚焦于道德跟人们日常生活的联系，反映了其作为一位关注伦理和道德的哲学家的思考重心之所在。

鲍曼指出：“我们说人类生存状况首先是道德存在物而非其他，指的是：远在被权威地告知何为‘善’、何为‘恶’(有时两者都不是)之前，我们在最初不

^① 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徐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

可避免地与他者相遇时已经面对着善与恶的选择。”在他看来，“我们面对的境况首先是一种道德的问题，面对的生活选择首先是道德的两难选择”^①。

鲍曼的论述，对于生活在后现代社会的人们来说，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因为多年来物质和精神资源的富足，似乎让人们遗忘了人存在于世的本质，即个体的生活永远周旋于对善与恶的道德选择之中。

鲍曼的观点在美国黑人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得到了有力的印证。从黑人被贩卖到美洲，并在法律上被确定为奴隶开始，直到今天，美国黑人虽然取得了一些重大的胜利，跨越了世代为奴、二等公民、种族隔离等历史阶段，相继获得人身自由、公民权利和平等的社会待遇。但是，美国黑人在历史上遭受的压迫和现实生活中仍然遭遇的种族歧视，不仅向他们自己提出了善与恶的选择问题，而且还质疑了美国立国的思想基石——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甚至西方启蒙时期以来的善恶观念、理性主义人性论本身。

20世纪美国黑人女作家的小说创作很好地体现了善与恶的斗争。作为边缘之边缘的群体，黑人女作家对不公平的社会现象感受更深刻、更自然，她们的文学创作也获得了拆解旧道德的尖锐性，为人们展示了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主义纠结在一起的精神与道德压迫，对黑人女性自我的肯定，则让她们获得了建构新伦理道德的独特角度和别样体验。

第1节 “迷路的神”

启蒙思想，是美国建国的思想基础。就人类精神和文化发展而言，启蒙思想的民主、自由和平等理念恰如卢梭所言，它们代表了我们作为普通人对精神超越和道德完美的追求，折射了我们精神和文化的“神性”。但是，其平等自由的光芒却将黑人驱逐在界限之外。美国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在历史上曾经遭受了制度压迫和道德羞辱。他们的历史遭遇，不仅是摆在美国道德和良心面前的问题，也是西方文化面临的质疑，它剥掉了包裹在引领西方世界进步之路的民主、自由和平等的价值理念上的亮丽“金色”，让人们看到了高高在上的“神”

^① 齐格蒙·鲍曼：《序言：寻找后现代理性》，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郁建兴、周俊、周莹译，何百华校，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已然变换换了诡异的面孔。

可是，为“迷路的神”寻找回家之路，注定不是坦途。当种族隔离制度在20世纪中期被废除以来，表面上看来，美国黑人所遭受的歧视和压迫在社会制度层面已经被铲除，然而，在事实层面，针对黑人的文化歧视和道德羞辱仍然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反映了白人优越意识还存在难以根除的余孽。

所以，人们将寻找之旅推进到对启蒙思想内在逻辑的质疑。学者们认识到，对种族主义的清算不能仅满足于可见的制度层面，还需要深入到美国民主制度所依赖的西方启蒙话语之中，认清种族主义通过思想文化领域施展的蛊惑“魅力”，从而斩断种族主义话语蔓延的逻辑，拆解其合法性，消除其虚假的“神性”，为“迷路的神”的回归清理地盘。

这一思想文化工作，既是学术界面对的社会课题，也是学者们寻找“失落的神性”的积极建构，自然也是我们研究20世纪美国黑人女作家小说创作中的伦理建构所必须追溯的历史和思想背景。因为20世纪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创作正是认识到了自身面临的伦理困境，而主动地通过自己的创作为自我和黑人种族存在的尊严赋权，取得的成就“标志着新伦理道德的可能性——‘迷路的神’寻找回家之路”。

1762年，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宣告：“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一时间，在不同的地区，卢梭的宣言获得了民主主义斗士们的积极响应。声音最响亮的地区就包括了北美殖民地。历史学家、政治学家都认为，在北美这块土地上爆发的革命，政治家们表达革命精神的《独立宣言》以及革命后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很大程度上都直接继承和体现了卢梭的理论精神和政治理想”^①。然而，此后现实的发展，却呈现了跟这一观点的极大反差。

1842年，一位欧洲仁人志士来到了憧憬已久的民主乐土——美利坚合众国，他就是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这年，狄更斯恰逢30岁。此时的他已经享誉欧美各国，其成就可谓如日中天。而这个时候的美利坚合众国不过68岁，这个时间刚好是狄更斯年龄的两倍多一点，但对一个国家来说，它昭示的却是刚刚开始不久的生命旅程。此时，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对于欧洲人，尤其是欧洲进步的知识分子们来说，“这是一个没有君主、没有封建制度、也

^① 何兆武：《译者前言》，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页。

没有国教的自由平等的新型国家，这是一切民主主义、改良主义仁人志士心向往之的世界上第一个共和国”^①。

所以，在民主和自由的旗帜下，我们将狄更斯怀着政治考察目的的行程视为对启蒙时期知识分子精神播种的一次检验之旅、一次收获之旅。然而，等待他的不仅有待收获的丰硕成果，而且还有在果实的机体上生长出的难以接受的毒瘤。

一路走来，狄更斯把自己的体验和观察记录了下来，最后他以《旅美札记》的书名发表了这些文字。在由 18 章组成的《旅美札记》中，从第一章到第十六章《归途》，狄更斯都是按照旅游的路线一路写来，记录了他的沿途所见、所闻与所感；札记的第十七章命名为《奴隶制度》，被狄更斯专门用来挞伐美国的蓄奴制度及其恶劣影响；札记的第十八章为结束语。可见，跟前面的各章比较起来，第十七章在内容和主题上都有所不同，它集中展示了蓄奴制度的罪恶，并对此进行了猛烈抨击。其实，在此前的篇章中，狄更斯常常也在不经意间提及美国黑人生活的穷困以及沿途所见被贩卖的黑奴。每到描写这些地方的篇章，在真实再现美国黑人赤贫、非人道生活的同时，狄更斯都表达了自己对他们的深切同情和强烈的爱憎态度。^② 正是因为狄更斯沿途所见黑人生活的普遍性，才让他在旅行札记即将结束之际，单独辟了一章来抨击奴隶制度。他将奴隶制度称为“那种最令人憎恶的污点、最肮脏龌龊的耻辱”^③。在考察者狄更斯的眼里，蓄奴制度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罪恶，这使得他有必要在最后的部分进行总结，予以痛斥。

卢梭和狄更斯这两个欧洲的进步知识分子，跨越 80 年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的精神比照，既成为一道别具特色的人文景观，也促成了我们去思考历史、现象后面藏而不露的复杂情形及原因。在这里，它引发我们关注的具体问题，就是美国黑人历史与启蒙时期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伦理道德问题为什么是体现这一关系的一个重要场所，而具体的情形又为什么以及如何在叙事

① 张玲：《译本序》，狄更斯：《游美札记·意大利风光》，张谷若、金绍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 页。

② 参见狄更斯：《游美札记·意大利风光》中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第八章、第九章等章。狄更斯：《游美札记·意大利风光》，张谷若、金绍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年版。

③ 狄更斯：《游美札记·意大利风光》，张谷若、金绍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7 页。

中体现出来的。

从非洲黑人被贩卖到北美洲土地上的那一时刻起，直到今天，以美国新当选的黑人总统奥巴马、前任国务卿赖斯、前国防部长鲍威尔等为代表的非裔美国社会政治精英人物的大量出现，美国黑人现实处境的今昔对比，可谓天壤之别。在美国黑人取得如此胜利的斗争历史中，两次重大事件成为界石，标志着美国黑人解放历史的不同阶段。这两次重大的社会事件分别是1861年蓄奴制度的废除和1964年隔离政策的取消。1964年，最高法院宣布在公共场所推行的所谓“隔离而平等”的隔离政策是不合法的。这两次重大事件，标志的是美国政治实践对真正的自由、民主和平等启蒙思想和理念的不断回归。然而，当我们深入到其民主和政治话语出台的具体情境，我们则发现这一回归不仅来得缓慢，而且还步履蹒跚。

1526年，第一批非洲黑人被强行运到美洲大陆。据历史学家考证，“到美国独立战争前夕，在北美大陆的350万人口中，黑人达50万，其中90%为奴隶，10%为半奴隶的‘自由黑人’”^①。当北美殖民地摆脱了宗主国的控制，获得自由，并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时候，黑人的自由虽然被少数人提及，但遗憾的是，未能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

1776年，托马斯·杰斐逊、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罗杰·谢尔曼和罗伯特·李文斯顿受北美12个殖民地大陆会议的委托撰写《独立宣言》。作为主要执笔者，杰斐逊起草了初稿。在杰斐逊提交讨论的《独立宣言》初稿中，我们看到了英法启蒙思想家们的精神影响。他们倡导的一切人生而平等、主权在民等思想，成为杰斐逊为独立摇旗呐喊，进而成为抨击英国国王统治的理论武器。而难能可贵的是，杰斐逊还把这种自由平等的思考推及黑人身上。例如，他写道：“他（英王——原引者）对人性进行了残酷的战争，侵犯了从来也没有冒犯过他的遥远的民众的生命和自由的最神圣的权利，捕捉他们，并且把他们送到另一个半球去当奴隶。或者在把他们运往那里去的途中招致他们悲惨地死去。这个海盗式的战争，就是对异教徒大国说来也是一个耻辱，但是大不列颠基督教国王却进行这样的战争。”^②然而，这一段落文字正是大陆会

^① 施琳主编：《美国族裔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② 刘祚昌：《杰斐逊全传》（上），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04页。

议讨论《独立宣言》草案时删掉的部分之文字之一^①。现在，当人们回顾历史之时，历史学家赞扬杰斐逊民主思想的彻底和勇气，称赞道：“杰斐逊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道德家。”^②确实，杰斐逊当时的观点是非常大胆的。但是，这一声音在抵达公共空间之前就被遏制住了。谴责贩卖奴隶罪恶的发言在公共领域都被强制噤声，更遑论废除蓄奴制度了。

所以，在1842年，距离杰斐逊撰写《独立宣言》初稿将近70年之后，狄更斯来到美国，看到并公开揭露了美国民主政治的虚伪荒谬与欺骗伎俩。他不仅谴责蓄奴制度，而且痛斥了为蓄奴制度辩护的各种观点。其中，他批驳了代表所谓民主的“舆论”。他痛斥道：“舆论！舆论是什么！在蓄奴各州里，舆论就是奴隶制度的化身，难道不是吗？”^③继之，他痛心疾首地指出了法律制度的不公：“舆论！在立法机构里，最能代表舆论，势力压倒社会上一切人的是谁？不是奴隶主吗！蓄奴州一共是十二个，却选一百个议员，而那十四个无奴州，人口比蓄奴州几乎加倍，而且都是自由人，却只选一百四十二名议员。总统候选人对于谁最毕恭毕敬？对于谁最胁肩谄笑？在他们奴颜婢膝地宣布主张的时候，对于谁的好恶最尽心尽力地迎合？不永远是对于那帮奴隶主吗？”^④

狄更斯没有指出或没有认识到的是，南方蓄奴州议员名额与人数比例的不相称来自一个政治骗局。南方蓄奴州在计算人口时，把黑人计算在内，从而在人口总数上获得战胜北方的优势。但是在实际生活中，黑人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会说话的牲口。黑人不仅是他们剥削的对象，而且还是他们在政治和道德领域可以用来谋求私利的工具或符号。

美国黑人奴隶获得自由的道路充满了艰辛。即使在进步的民主派和改革家那里，废奴与否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问题、道义问题，而是维护国家统一可资利用的工具，这一点正是美国民主政治生活和论述在面对黑人处境时表现出来的问题之所在。它同样也在“杰出的道德家”杰斐逊那里反映了出来。

首先，杰斐逊个人的私人生活与其政治论述之间存在差异，反映了其对黑

^① 参见刘祚昌：《杰斐逊全传》（上），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04页。

^② 刘祚昌：《杰斐逊全传·序》，《杰斐逊全传》（上），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7-18页。

^③ 狄更斯：《游美札记·意大利风光》，张谷若、金绍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329页。

^④ 狄更斯：《游美札记·意大利风光》，张谷若、金绍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330页。

奴问题的关注不过是一种修辞意义上的关注，是为了更好地阐述美国独立的必要性。通过大量的历史著作和传记，我们知道在草拟《独立宣言》之前，杰斐逊就多次向各级立法机关提出废除奴隶制的议案，虽然屡被否决，但在独立战争前和战争期间，其确实“匹马单枪在为解放奴隶而奋斗”。但反讽的是，他自己并没有解放属于他的奴隶。1773年，杰斐逊就拥有多达169名的奴隶，成为美国当时最大的奴隶主之一。^①对此，有历史学家认为：“杰斐逊本人这时虽然没有解放自己的奴隶，但是他对待奴隶颇为宽厚，甚至达到了放任的地步。在他的刻意安排下，奴隶们对于自己的衣食住都感到满意。”^②在历史学家宽容、肯定的言辞中，我们看到，如果不从黑人角度关注美国历史上重要政治家的政治论述和个人实践，就会出现一定的偏差。当我们把杰斐逊个人生活与公共论述之间的差异，放在美国民主话语跟美国黑人关系的历史发展之中来予以审视，杰斐逊作为一位政治家在发表有关道德评判标准的时候，其个人的私人生活就难以逃避分析的视野，从中我们看到的是，其作为一名享有卓越声誉的政治家在黑人问题上的自相矛盾。

同样的问题，也反映在杰斐逊的政治论述中。上述引用了杰斐逊在《独立宣言》草案中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抨击了英国国王发动并进行黑奴贩卖。在这段文字的后面，他继续写道：“他决心继续开放买卖人口的市场，滥用他的否决权，压制了[殖民地]立法机关关于禁止或限制这个可诅咒的贸易的每一个企图；而且更可怕的是，他现在在我们中间鼓动这些黑人（指黑人奴隶——原引者）拿起武器反抗，并且鼓动他们靠屠杀在他的强制下使用奴隶的人们，来赎买他从他们身上剥夺的自由；这样，他就是靠鼓动他们（指黑人奴隶——原引者）去犯剥夺另一些人（北美白人——原引者）的生命的罪来偿清他过去所犯的剥夺另外一些人（黑人奴隶——原引者）的自由的罪。”^③

在其论述中，杰斐逊将英国国王视为美国白人主子和黑人奴隶之间冲突的挑起者，来声讨英国国王。杰斐逊的论述逻辑，是把美国本土的社会矛盾转化为殖民地跟宗主国之间的冲突，独立的北美殖民地跟英国之间国与国的冲突。

^① 参见刘祚昌：《杰斐逊全传》（上）第一篇《多姿多彩的前半生》中第二章《成年》，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40-86页。

^② 参见刘祚昌：《杰斐逊全传》（上），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51页。

^③ 参见刘祚昌：《杰斐逊全传》（上），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04-105页。

然而，一旦这个前提不再存在，即英国国王在北美大陆的权利不再被承认，那么黑人和白人之间冲突这一问题存在的价值又在哪里呢？在杰斐逊的政治论述中，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远远超过了社会矛盾以及引起的分裂。

由此来看，即使对美国早期历史上激进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而言，虽然其政治论述涉及了黑人的现实处境，但其对黑人奴隶问题的论述，并不是从黑奴命运和生存现实出发，最后抵达的自然不是把自由归还给黑人的这一人道目的。黑人问题出现在美国建国早期的政治论述中，是因为现实中的黑人身为奴隶，以他们作为例子，便于让人们理解自由、平等概念的重要性与急迫性。

所以，在白人绝对控制着的社会中，黑人问题历来就是白人政治家角逐美国政坛的政治筹码。黑人不仅成为肉体和精神剥削的对象，而且还在公共话语中被当作工具和符号利用。

几十年后，亚伯拉罕·林肯签署了解放黑人的法令。表面上看来，美国黑人此后必定迎来一个新的时期。但是，这一法令签署的前后周折，甚至林肯自己的治国思想，都反映了曾经存在于杰斐逊那里的问题，即黑人生而低贱，根本不值得政治家们予以关注。在这个问题背后，潜藏的正是美国白人政治家们所控制的公共话语及其基本思路的本质特征，这便决定了在内战结束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一段历史时期内，美国黑人不得不靠自己开创一条通向真正的社会平等、精神自由的道路。尽管，通过无数次探索和挫折，他们终于明白了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奋斗。当然，这一醒悟并没有马上完成。但它的到来刚好标志着一个旧时期的结束和一个新时期的开启，即结束了对既有的以白人中心建构的伦理道德等级秩序的依附，开始张扬黑人种族的自我意识，建构新的伦理道德，培养积极行动、富有尊严的行动个体。

跟黑人肯定种族自我，建构更加积极行动的道德主体这一社会运动相一致的是，西方学术界（尤其是黑人学者）开始了对种族主义源流及其复杂表现的反思。而后者的认识，不仅彰显了当代社会语境的复杂，为我们理解黑人追求自我解放在新时期的重要意义提供了更加宽广的视野，而且还通过追溯西方启蒙话语跟种族主义的关系，为我们进一步敞开了评价20世纪美国黑人女作家小说创作建构新伦理道德之巨大价值的认识空间。

当不公平的社会制度被废除了之后，当代欧洲知识分子并没有像1842年的狄更斯那样，仅仅满足于指出蓄奴制度是美国民主政治的毒瘤，而是将批判性的反思推进到了启蒙时期，甚至古希腊罗马时期。例如，在《友情的政治学》

(*Politiques d'amitié*)中，作者德里达(J. Derrida)就分析了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关于友情的论述及其影响。德里达指出，以男性为中心，西塞罗的友情观趋向同一而非他者，这一友情观在西方思想史中进一步发展，“成为建构现代西方(欧洲)的政治组织模式和政治论述的指引，它特别支配了各类有关民族(nation)、国族主权(national or state sovereignty)、国族疆界(national border)以至议会民主制度和移民政策的论述与政治实践”^①。

在此，我们这里把种族主义起源的上溯时间仅至于启蒙时期。如此这般，是基于如下考虑：一是近代学术研究科学化、系统化的时间是启蒙时期，一些近代科学的研究成果为启蒙话语中的种族歧视和偏见提供了“科学”、“权威”的证明，从而推动了其在公众间的影响；二是这种代表时代进步的启蒙话语直接影响到了美国政治体制的确立；三是因为研究对象的限制，囿于篇幅，无法展开到对古希腊、古希伯来文化影响的追溯。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把反思的对象限定在启蒙思想家的论述中，而不是此时的科学研究为启蒙话语提供的基础性论证工作。

在《种族主义源流》(*La Racisme*)这部论著中，法国学者塔吉耶夫富有洞察力地指出，近代种族主义不是一般的种族歧视思想，而是“源自欧洲的现代现象”，以近代科学化的人文研究为源头。^② 这种伴随着近代科学思想产生的种族歧视主义，是北美蓄奴制的意识形态支撑，北美的蓄奴制和种族隔离制度不过是这种意识形态作用下的社会政治实践，这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实践的整体就是种族主义。

面对当时欧洲各主要国家争相参与其中的海外殖民和黑奴贩卖，以及黑人作为“动产”生活于美国的事实，众多的启蒙思想家们的观点和论述很少直接谈及。偶有提及，也是一笔带过，并以黑人指称，几乎没有涉及黑人的种族特征、来自的具体地方，以及非洲大陆上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

难道是因为这些启蒙思想家生活在象牙之塔，而没有受到时代风气的熏染？然而，从他们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了解来看，情况并不是如此。在伏尔泰、

^① 刘国英：《非亲缘性与他者：德里达的友情诠释论及其政治意涵》，高宣扬主编：《法兰西思想评论》(第一卷)，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页。

^② 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高凌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页。